



# 京门风月 上

## ③ 箭雨皇都

这里的男子清华尊贵。这里的女子风华绝代。  
这里的谋与爱，情与义终将成为传奇，  
留给后人说——

古言大家西子情  
继《纨绔世子妃》《妾本惊华》后再续传奇佳话。

风云乍起，江山浮动，为求风花雪月，不惜碧落九泉！  
玉人归来，九州钦叹，但应红丝锦绣，何须搅动乾坤？

西子情 | 作品  
XIZIQING  
WORK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京门风月

## ③ 箭雨皇都

[上]

西子情 | 作品  
XIZIQING  
WORK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门风月. 3, 箭雨皇都: 全2册/西子情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030-9

I. ①京… II. ①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3230号

书 名 京门风月 3 箭雨皇都  
作 者 西子情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风染白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风染白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450千字  
印 张 33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030-9  
定 价 59.8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 CONTENTS

京 门 风 月

第一章	动心	1	第十一章	放任	132
第二章	拿人	16	第十二章	密旨	146
第三章	围困	28	第十三章	上元	159
第四章	怀孕	42	第十四章	归还	172
第五章	身世	57	第十五章	同心	183
第六章	圣旨	70	第十六章	同眠	196
第七章	狂热	84	第十七章	救人	209
第八章	情深	98	第十八章	兵谋	222
第九章	吻痕	111	第十九章	问媒	235
第十章	密网	120	第二十章	无情	247



# 目录

## CONTENTS

京 门 风 月

第二十一章	发泄	261	第三十二章	焚心	395
第二十二章	祈情	273	第三十三章	国策	408
第二十三章	真怒	284	第三十四章	乱心	420
第二十四章	云澜	296	第三十五章	同行	430
第二十五章	周旋	307	第三十六章	夜谈	441
第二十六章	赌气	319	第三十七章	血本	452
第二十七章	擅闯	332	第三十八章	谈判	461
第二十八章	插足	345	第三十九章	保管	471
第二十九章	昏迷	357	第四十章	气势	482
第三十章	接走	371	第四十一章	夜遇	495
第三十一章	迎接	384	第四十二章	悔婚	508





## 第一章 动心

京 门 风 月

屋中众人的目光都向谢芳华肩上的苍鹰看来。

苍鹰黑溜溜的眼珠在屋中几人身上转了一遭，然后，歪着头看向谢芳华。

谢芳华对它笑了一下，伸出手，它便欢喜地跳到了她的手心。

谢芳华伸手解下它腿上绑着的信笺，它有些不舍地离开她的手心，又飞回了她的肩膀上。

秦铮忽然凑了过来，伸手去抓苍鹰。

苍鹰顿时敏锐地离开了谢芳华的左肩膀，落在了她的右肩膀上，发出警惕凌厉让他勿近的声音。

“你别吓它！”谢芳华瞅了秦铮一眼，伸手拦住他要再抓的手。

“那你这封是哪里来的信？给我看看，我就不吓你的这个小东西。否则，爷如今正饿着呢，可以将它宰杀了炖肉吃，总够一碟下酒菜了。”秦铮缩回手，瞅着她手里的信。

谢芳华顿时板起脸：“秦铮，你别得寸进尺！”

“爷怎么就得寸进尺了？你和别人互通书信，暗通款曲，还不能让爷知道了？”秦铮不满地看着她。

谢芳华眯起眼睛：“我不曾调查你的人，不曾打探你的书信，不曾掺和你背后的事情。你也不需要掺和我的事情。”

秦铮也眯起眼睛：“爷的事情可从来没想过要背着你，是你自己不想知道。”

“的确，我是不想知道你的事情，也没想你知我的事情。”谢芳华扭回头，站起身，有些冷情地道，“你我如今虽然是有了婚约，但未来三年还长。秦铮，你真能保证我们能无风无雨地走过这三年？这三年，中间波折还是未知数。我劝你，一日不大婚，我们还是各自行事为好。免得夫妻不成，最后反而成了仇人。”

“胡说！”秦铮恼怒地也跟着站了起来，秀眉竖立，“谢芳华，爷本来以为你的脑袋瓜子开窍了，如今看来还是一样的榆木脑袋。你当婚约是小孩子过家家吗？爷可不是跟你闹着玩的。你当爷的真心就这么不值钱，容得你践踏？爷说三年后娶你，就是能娶了你。你给我收回那些顾虑和乱七八糟的想法。从今以后，我的事情就是你的事情，你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情。还分什么彼此？”

谢芳华慢慢地转过头，冷静地看着他：“秦铮，你理智一些，我现在不想和你争论什么。”

秦铮冷笑：“你不想和我争论什么？在你看来，如今爷是无理取闹了？”

“你的心意我懂，想法我也明白，你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摊开真心，我不曾要求你如何，更不曾想要践踏你的真心。”谢芳华眉目沉静，声音清淡却清晰地道，“换句话说，我不是不明白你对我心意，只是如今的你，还不能让我安心。”

秦铮顿时向前走了一步，靠近她，盯住她的眉眼：“你说如今的我还是不能让你安心？我做了这么多，竟然还是不能让你安心？那你说，我要如何做，才能让你安心？”

谢芳华闭了闭眼睛：“不是你做得不够多，不够好，是我自己的问题。”

秦铮抿起唇角：“你将自己困死在坛子里，不出来，难道连别人想进入的机会都不给吗？”

谢芳华偏开头。

“你说话！”秦铮沉怒地看着她，“你让我如何做，你才能敞开你的心？”

谢芳华见他已经到了盛怒的边缘，蹙眉，揉揉额头：“你得给我时间。”

“你要多少时间？”秦铮冷冽地道，“别告诉我你要三年。”

谢芳华后退了一步，见他咄咄相逼，也有些怒了，刚要发作，英亲王妃忽然站起来，走到二人面前，一把拉过谢芳华，将她挡在身后，对秦铮瞪眼，骂道：“混小子，你逼她做什么？爱情是能逼来的吗？你已经逼了婚约，让她应承了你，就不懂得细水长流慢慢来？温火慢慢炖懂不懂？非要惹她跟你怒，让她更烦你才算？我看你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秦铮板着脸看着英亲王妃，不说话。



“依我看华丫头说的明明就是对的，你们才相处了几日？两个人的脾性全然不一样。你向来喜好张扬，而华丫头却不喜张扬。两个人要慢慢接近、相处、磨合、融洽。哪有你这般咄咄相逼的？”英亲王妃伸手狠狠地拍了秦铮脑袋一下，“英亲王府是宗室，忠勇侯府是世家大族。皇室一直对谢氏敏感，你偏偏要娶华丫头。如今两府已经在风口浪尖上了，你若是不能在皇上那里请得圣旨，排除万难，让她现在就嫁给你，那么，你现在以未婚夫的身份的确没资格要求她凡事都告诉你。毕竟你出身英亲王府，不是一般的家世地位。”

秦铮第一次被英亲王妃如此狠狠地打了一巴掌，皱了皱眉，对她气道：“到底谁是你亲生的？是我还是她？你怎么处处向着她？”

英亲王妃被他气笑了：“你个小浑蛋，不向着她难道要向着你吗？你也得有道理我才能向着你。日日混不吝的，我当初怎么生的你？！若是能重新回炉重造的话，我早就想给你重造了。”

秦铮闻言也被气乐了，伸手一把从英亲王妃背后扯过谢芳华，没好气地对她道：“你的事情我不知道就不知道，你的信我不看就不看。但是你不准给我做红杏出墙的事情。”

谢芳华依然有气，板着脸不理他。

“你听到了没有？”秦铮霸道地问。

英亲王妃看着秦铮嚣张的样子，恨不得再挥手给他一巴掌。

谢芳华余光扫见崔荆、谢墨含、谢云继等人都看着，她头疼地道：“秦铮，除了你这个眼睛的，还有谁会看着我好？你放心，我不是什么水性杨花的女子，你一日未解除婚约，我不会和别的男人如何。”

“你当真？”秦铮追问。

“自然是当真！你当忠勇侯府的女儿是什么了？我懂得闺仪和规矩。”谢芳华憋着气道。

“这还差不多！”秦铮算是找回了一半面子，嘴硬地道，“不过你休想解除婚约。”

谢芳华实在忍不住，抬脚狠狠地踩了他脚背一下，拿着信纸向外走去。

秦铮只不过皱了一下眉，伸手一把拉住她：“你要去哪里？”

“做我的事情去！”谢芳华道。

秦铮看了一眼她手中的信纸，不太情愿地放开了她的手。

谢芳华向外走去。苍鹰在她肩膀上一直歪着头瞅着秦铮，有些迷惑，又有些傲慢。



秦铮凌厉地瞅了苍鹰一眼，微带杀气，那小东西立即缩回脖子，不再看他。

“连个畜生也懂得狗仗人势！”秦铮不忿地跺了一下脚。

英亲王妃忍不住又伸手敲了他脑门一下，又气又笑：“多大的人了？这里多少人？你也不怕被人笑话？你可真是我生的好儿子！”

“我不是您的好儿子谁是您的好儿子？难道您让我学我爹？多少年不敢碰您？”秦铮哼了一声，甩开脸，坐回了土炕上。

英亲王妃一噎，笑骂道：“他是迂腐，脑子不开窍。但你与他是半斤八两。”

秦铮撇撇嘴，身子向后一仰，躺在了炕上，闭上了眼睛，不再吭声。显然还是对于谁给谢芳华来的那封信心有郁结。

“你们瞧瞧！他这个样子，如此不讨喜。愁死个人。”英亲王妃回转身，对几人道。

崔荆捋着胡须笑。

谢墨含叹了口气，不知道能说什么。他自小就认识秦铮，他一直以来就是这副脾性，而他的妹妹若是真正养在忠勇侯府的深闺，也许会喜欢秦铮，但若是那样，秦铮就未必看得上她了。如今妹妹在无名山待了多年，性情冷清，思维冷静是自然，反而秦铮缠上她，他对他的感情却不知如何。

谢云继挑了挑眉，看着秦铮躺在土炕上，闷声不吭，心中顿时畅快了，早先被他弄的一肚子气也烟消云散。

谢芳华出了房间，来到房檐下。

外面依然下着雨，虽然不大，却分外细密缠绵。

空气中隐隐飘来雨中花香，山林内的院子里静谧宜人。

她看着外面，轻轻吐了一口浊气，收回视线，低头打开了手中的信笺。

信笺上写着两句话。

第一句是：“我和燕亭已经到漠北，即刻动身赶往北齐。”

第二句是：“秦钰并不在漠北军营，猜测应该是暗中回京了，七星被他带走了。”

谢芳华眯起眼睛，盯住那“回京”两个字。

如今距离除夕之夜还不足半个月，漠北戍边军中和北齐边境守军发生冲突之日正是除夕之夜，然后，秦钰孤身一人前往了北齐军营，经他彻查，死的那偷粮之人不是北齐国舅，两方和解。按时间计算，他处理这样的大事儿怎么也要三五日。因四皇子的身份定然是不能造假的，这样的事情必须他亲自处理。也就是说，处理完事情之后，他就秘密离开漠北军营了？

按时间计算，也就是离开最少七日了。

是皇上下了密诏让他回京的？否则他怎么敢离开漠北军营动身回京？

皇上提前下了密诏的话，难道是为了让他早些动身提前离开漠北军营，避人耳目，以便摆脱某些想要他性命阻止他回京的杀手？

今日皇上又明里透出口风，召回秦钰，给他一个名正言顺回京的机会。

漠北距离京城关山迢迢，路程快慢受很多因素影响，多几天少几天又有谁会去深究？况且一路遥远，想深究也深究不来。

这么说，言宸猜测得不错，秦钰的确是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

按照他已经走了七日来算，那么，最少也走出三分之一的路程了。

他竟然将七星也带来京城了。

谢芳华攥了攥手中的信纸，在他带七星踏入京城之前，她一定要想办法救出七星。不能让他将七星带入京城皇宫，若是入了京城，入了皇宫的话，那么便不好救人了。

她身上的伤再养个十日，应该也好了一大半了。

十日之后的话，秦钰应该也就临近京城地界了。

信纸在她手中慢慢化成灰烬，她松开手，灰烬落在院外，被细密的雨水淹没。

她站在门口看着天空飘落的细雨，并没有立即进屋。

玲儿打着伞端着托盘从厨房出来，便看到谢芳华站在门口。这里是山林，雨落下是伴着风吹起的。有些清清凉凉的寒意，站得久了，连华贵的衣裙也染上了一层水汽。

“小姐，您怎么站在这里？您身子不好，快进屋去！”玲儿来到门口，责怪地看着谢芳华。

“没事儿！我身子骨没那么弱。”谢芳华摇摇头。

“就算您想站在这里看风景，也该披上件披风。侍候您的婢女呢？真是不尽心！”玲儿向谢芳华身后看了一眼，没见到一个婢女陪着她，更是不满。

谢芳华笑了笑：“是我不让她们跟着的，没有太冷。”

玲儿刚要再说话，便看到了她肩膀处站着的苍鹰，再瞧她神色，有些冷峭，心细如发的她猜想她定有事情，便转了话题：“这只鹰好特别。”

“这是漠北雪山的苍鹰。”谢芳华笑了笑。

“这种苍鹰是不是能飞很远？”玲儿问。

“是啊，它日夜不歇能飞千里。”谢芳华道。

“好了不起，一般的鹰也就是五百里地。”玲儿怀念地道，“曾经小姐也喜欢

养鹰。”

谢芳华扯了扯嘴角。她娘离开多少年了，这京中还有多少人记得，这天下还有多少人记得？也算是不白活一回。

“奴婢先将这饭菜端进屋去，您处理完事情，就快些进屋吧！”玲儿道。

谢芳华点点头：“好！”

玲儿端着托盘进了屋。

谢芳华从怀中拿出信笺和便捷的笔，用笔在信笺上写了两句话，然后绑在苍鹰的腿上，对它轻柔地拍了一下，苍鹰有些恋恋不舍地蹭了蹭她的脖子，飞向了天空。

谢芳华看着苍鹰飞向云层，淹没了黑影，才慢慢地转回身，进了屋。

屋中的崔荆和英亲王妃在聊天，谢云继和谢墨含在一旁陪着，偶尔说一两句话。秦铮则躺在土炕上，不响不动。

谢芳华刚踏进里屋，便带进一股凉气。

谢墨含皱了皱眉，问她：“怎么待了这么久？”

谢芳华对他笑笑，虽然一身冷清，但是语调温暖：“多待了一会儿，不冷。”

“快去炕上暖暖，土炕烧了火，热乎。”谢墨含道。

谢芳华偏头看向土炕上躺着的秦铮，一动不动，不用想她也晓得他心里定然还在憋闷。本来不想理他，但见英亲王妃和崔荆对她看过来，她垂下眼睫，走到土炕前，伸手推了推他。

秦铮随着谢芳华推他，身子动了一下，但没吱声。

谢芳华又用力地推了两下。

“干吗？”秦铮没好气地问。

谢芳华瞥了他一眼：“我冷着呢，你让出一块地方给我。”

秦铮不言声，躺着不动。

谢芳华站在土炕边看着他。

过了一会儿，秦铮往一旁挪了挪身子，嘟囔道：“在外面站了这么久不进屋，活该你冷。”

这一句话虽然不好听，但到底是含着关心的味道。

谢芳华忍不住扯动嘴角笑了，就着他让开的地方躺了下去。

土炕上的确是热乎乎的，顿时驱散了些寒气。

秦铮伸手，准确无误地摸到她的手，攥在手里，给她暖着。

谢芳华偏头瞅他，见他闭着眼睛不看她，她收回视线，也闭上了眼睛。

“华丫头，你躺在上面暖一会儿就得，可千万别睡着，如今菜都端上来几样了。一会儿菜该冷了。”英亲王妃见二人的样子算是和好了，心里松了一口气。想着以后他们二人若是再闹别扭，她一定要察觉苗头提前躲开。年纪大了，受不住。

“嗯！”谢芳华低低应了一声。

谢云继目光颇具意味地看着土炕上并排躺着的二人。

谢墨含拍拍谢云继肩膀，温声问：“云继，你在想什么？”

谢云继收回视线，对谢墨含一笑，眨眨眼睛，无声地道：“我在想，华妹妹是不是对秦铮动心了？”

谢墨含一怔。

谢云继扭回头，端起茶，抿了一口，不再说话。

谢墨含看着他，好半晌，才慢慢地转过头看向土炕上并排躺着的那两个人。两人之间，有一种奇异的安宁，早先爆发在这个屋中几个人面前的那一场争论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他想着，妹妹动心了吗？也许不见得，但某些坚持的东西正在被软化是真的。

过了半晌，玲儿又端着一个托盘进屋，顿时满屋的炖肉香味。

“唔，好香！”秦铮在土炕上懒洋洋地说道。

“这是炖什么？”英亲王妃立即道，“的确是好香。”

“一锅是山鸡，一锅是野兔。”玲儿笑着回话，“王妃和二公子若是觉得好吃，一会儿就多吃一些。”

英亲王妃笑着点点头。

谢云继以主人的身份招呼几人用饭。

秦铮坐起身，见谢芳华还躺着，伸手一把将她拽了起来：“如今天色还早，早先用膳，用完膳，随便你睡到什么时候。”

谢芳华没什么胃口，但也随着被他拽起身，坐到了桌前。

一顿饭吃得安然，众人都没说什么。

饭后，谢芳华坐了片刻，又回到炕上躺下。秦铮也不做什么，陪着她继续躺着。

“如今天色还早得很呢！”英亲王妃看着外面，“这一场雨不知道要下到什么时候。”

“看这样的势头，最少要下一夜。”崔荆道。

“荆叔叔，您与侄女说说，这么些年，您都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侄女对您可是好奇得很。”英亲王妃笑着问崔荆，对他这么多年的经历的确是好奇的。

崔荆笑着摇摇头。

“是啊，外公，您就说说，我也想知道。”谢墨含也道。

谢云继虽然没说话，但也看着崔荆。

崔荆本不想说，但几人都好奇，他笑着道：“这十几年都做了什么，去了什么地方，若是说起来，那可是话长了。既然你们都好奇，我就长话短说吧！”

几人都点点头。

“当年雾黎山紫云道长游历到南秦，见了玉婉那丫头和谢英那小子一面，便窥测出了二人的命数。本来他不想道破，但念在我是向道之人，与道有缘，便与我道破了天机。我起初不信，后来经历了些事情，便信了，求他破解之法。他说是命数如此，更改不得，若是更改的话，不止他会遭了天谴，与二人有关联的至亲之人都会遭殃，后果不堪设想。”崔荆说到此，怅惘道，“也就是说老侯爷、我、我夫人，以及两府的儿孙都会遭难。也许还有比这更严峻的事情会发生。”

英亲王妃抿起唇。

“不久后，我夫人就去了。既然无更改之术，我也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更何况，当时忠勇侯府和博陵崔氏联姻，英亲王府和清河崔氏联姻，皇上刚登基，根基不稳，急于立脚，争斗事情较多。我已经厌烦了争斗，再说家里的长子也已经成年立世，于是便决定跟紫云道长离开修道。”崔荆说得虽然简略，但众人知道他当时下定这个决心定然不易，必定经历了一番挣扎。

“他先带我去关了外北齐，又转战到西蜀，后来又去了更远的地方，到了岷凌、俞朔、封丽、海靖、祈兰……外域的魅族。”崔荆道。

众人听到这里齐齐一惊。

谢墨含讶异地道：“外公您竟然去过外域的魅族？”

英亲王妃立即道：“就是无忘和尚出身的那个外域魅族？十万里之遥？”

谢云继的目光动了动，放在桌案上的手轻轻地叩了一下，没说话。

“你们没听错，我的确是到过外域魅族。”崔荆点点头，苍颜白发染上一抹苍凉，“我一直以为紫云道长是为了游历而想要走遍名山大川，但到了魅族我才知道，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去魅族。”

谢芳华本来想睡了，但是听到崔荆提到“魅族”两个字，顿时睁开了眼睛。

秦铮眼皮动了动，睫毛颤了颤，握着谢芳华的手捏了捏，也同时睁开了眼睛。

“当年魅族如何？”英亲王妃问崔荆。

“魅族啊……”崔荆叹了口气，不堪回首地道，“千里荒凉。除了我们，满目尽是血色，无一活人，无一活物，无一活草。”

英亲王妃顿时一惊，屋中的其余几个人也同时被惊住了。

“怎么会这样？魅族当年果然是被灭族了？”英亲王妃有些难以置信。可以想象千里荒凉满目血色无一活人无一活物无一活草是什么样。

崔荆不再说话。即便过去二十年，他还是不想回顾。

“紫云道长是何方人士？他为何要去魅族？”谢墨含看着崔荆，问出了关键。

崔荆沉默片刻，说道：“紫云道长出生在魅族，自小远离万里关山被人带走修道，后来定居在了海山之巅的雾黎山。他修行多年，道法高深，窥探出天机，魅族会灭。为救魅族，他离开了海山之巅，赶回了外域。到头来还是去晚了一步。”

“原来紫云道长出生在魅族！”谢墨含讶异片刻，“外公，如今紫云道长在何方？”

“紫云道长仙逝了。”崔荆道。

“修道之人不是可以长生不老吗？怎么会仙逝？得道成仙了？”英亲王妃立即问。

崔荆笑了笑：“傻丫头，世间哪里有什么长生不老？”

英亲王妃被崔荆骂了一句傻丫头，顿时也笑了。她有多少年不曾被人这样骂傻丫头了。

“修道之人，修的是心、是境、是悟、是透。”崔荆慢慢道，“紫云道长虽然道法高深，登峰绝顶。但因为屡次窥破天机，且又做了一件逆天之事，终究是得了上天的反噬，仙逝了。”

“他做了何逆天之事？”一直没说话的谢云继问。

崔荆看了谢云继一眼，摇摇头：“不可说！”

谢云继住了口。

“紫云道长是何时仙逝的？难道就仙逝在了魅族？”英亲王妃记得当年她仿佛远远地见了一面那位道长，寻常道士一身灰袍，他却是一身紫袍，真如天上的仙人。那时候都传扬，崔荆是被仙人点化带走了。

“我们从魅族回到了雾黎山之后不久。”崔荆道。

“紫云道长仙逝后，您就待在雾黎山了？”英亲王妃从没听说过雾黎山是何地方，就她猜测，应该是东海上的一座仙山。

“紫云道长仙逝后，我便接替了他，看守雾黎山。”崔荆叹了口气，“后来又识得了一些道友，这么多年便一直钻研道法。”

“您早先说在青云之山和一道友摆八卦观星阵，恰巧窥到了南秦京城的天象。南秦星移斗转，星海纵横，霞云失色，火烧天峰。这是大凶之兆。您才回了南

秦？”英亲王妃总觉得隐约中崔荆隐瞒了什么没对他们透露。

“是啊，我当时只参悟了前半个星卦，道法太浅，没参透后半颗星卦。于是，便启程回来走一遭。”崔荆还是这样的原话。

“如今您走这一遭，可是发现了什么？参透了吗？”英亲王妃又问。

崔荆捋了捋胡须：“应该就是今日这一场大火吧！南秦因这一场大火要风云色变。自古以来，天日大变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星主轮换，一种是江山动摇。”

英亲王妃抿了抿唇：“皇上还正当壮年，在位最少还有十年时间。”

崔荆点点头。

“那么就是江山动摇了。”英亲王妃叹了口气，“荆叔叔您道法是极其高深的。您观测星云没错，这一年来，南秦暗潮涌动，十分不平静。”话落，她顿了顿，看了谢墨含一眼：“江山动摇也有可能。”

谢墨含垂下眼睫，没说话。

谢云继向土炕上瞟过去一眼，见秦铮和谢芳华虽然安静地躺着，但闻不到二人均匀的呼吸声，知道二人并没有睡着。谁人都知道，这江山若是动荡，那么就是谢氏和皇权。

“走吧！我们去别处待着，我们在这里，这两个孩子也不能睡着。”崔荆站起身。

“荆叔叔您今日刚奔波进京吧？侄女虽然想多和您唠唠，但是碍于您一路劳累，可不能累坏了您。您这回回来，怎么也要多待些时日，我要找您唠嗑来日方长，今日您就去房间里歇着吧！”英亲王妃也站起身。

“也好！”崔荆点头。

“我送您过去您的房间！”谢云继也站起身。

“一起过去吧！”谢墨含也站起身。

三人说走就走，转眼便出了房门。

英亲王妃看了一眼炕上躺着的二人，缓步走出里屋。

侍画、侍墨、侍蓝、侍晚、翠荷、翠莲都守在中屋，见英亲王妃出来，齐齐给她见礼，问她可是休息。

“今日折腾一日，我也累了，也睡一会儿，这里清静，不会有什么杂事儿琐事儿打扰。你们也不必守着，去歇着吧！”英亲王妃对几人摆了摆手。

几人点点头，都退了下去。

山野的院落里面都是土炕，里屋是土炕，中屋也一样。

英亲王妃伸手摸摸土炕，一样被烧得温暖热乎，她也躺了上去。



内外屋静了下来。

英亲王王妃今日被惊吓了一番，如今折腾这一日，到底是累了，躺下不多时，便睡着了。

里屋那二人都是耳目好使的，很快就听到了外面传出的均匀的呼吸声。

秦铮偏过头，凑近谢芳华耳边，悄声道：“你猜测外公没说出的那些隐情是什么？”

谢芳华好笑，伸手推开他：“我哪里能猜测得到？说话就好好说，我耳朵没聋，听得见，你靠这么近做什么？”

秦铮撇撇嘴：“你气了爷一番，爷还不能离你近点儿补偿了？”

谢芳华用鼻孔哼了一声，他提出无理要求，她自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的。补偿什么？

“我猜测外公回来，与你有关。你信不信？”秦铮到底是没再凑过来。

谢芳华心思一动：“怎么这样说？”

“感觉！”秦铮道。

谢芳华失笑：“铮二公子，靠感觉是做不得数的。你怎么知道外公回来不是为了漠北的舅舅，或者我哥哥，又或者忠勇侯府和博陵崔氏？”

秦铮唔了一声，沉默片刻，对她道：“爷若是说爷当初也差点儿入道，你可信？”

谢芳华闻言像是听到了天方夜谭。就秦铮这般忒世俗的人，怎么能入道？她相信，普天之下，没有他没玩过的东西。当然，除了女人，似乎是真的没有。不过除了这一点洁身自好外，该涉猎的地方他应该是都涉遍了。视世俗于无物，哪里能是修道之人？

“曾经，有人说我有道根，但是无道缘。”秦铮低喃了一声，“原因就是，姻缘劫是我的情劫，我能过得了六欲之关，唯独过不了情劫这关。”

谢芳华微怔，仔细地瞅着他。秦铮虽然是个俗人，但有时候也是个雅人。虽然混行于俗世之中，却偏偏游刃有余于俗世之外。

“我的情劫就是你啊！”秦铮伸手勾起她一缕发丝，轻叹了一声。

谢芳华挥手打掉他的手：“少胡诌八扯。若是你的情劫是我，那么我的情劫是谁？”

“你的情劫自然是我，哪里还能有旁人！”秦铮放下手，轻轻哼了一声，“爷说过，你这一辈子只能属于我。不能一生一世，那么就后土为被，黄泉为路，地底下见。”

谢芳华听到他懒洋洋的口气说着令人寒彻骨的话，不知道这话是该当作甜言蜜语听，还是该当作威胁来听。总之，听了是浑身不舒服，皱眉道：“秦铮，你若是能不阻隔我要做的事情，那么，也许，三年后，我嫁给你也说不定。”

秦铮扬眉：“什么叫作不阻止你做的事情？”

谢芳华看着他，不答话。

“那你总该告诉我你要做什么事情吧？只有你告诉我了，我才能真的不阻止。”秦铮盯着她。

谢芳华看着他一本正经的模样被气笑，绕来绕去，原来他还是想套出她的东西。她板起脸：“你少再打这个主意，我明明白白告诉你，不可能！”

“就不能有万一的可能让你告诉我？”秦铮有些受伤地看着她。

谢芳华撇开脸，沉默了一下，又转回头，闭上眼睛道：“除非你能让我信服。”

秦铮笑了笑，转过脸，也闭上了眼睛。

谢芳华以为他不会说什么了，毕竟信服这两个字太广泛了，何为信服？是信还是服？

不想他沉默半晌，却说道：“会让你信服的。”话落，又补充道：“总有那么一日。”

谢芳华睫毛动了动，不再言语。

又过了半晌，二人齐齐都睡了。折腾这一日，实在是疲倦了，尤其是秦铮，他中了谢芳华特制的软筋散，又运功抗衡，之后又中了一掌，大伤元气。支撑了这一日没倒下，也算是他的本事了。

外面依然飘着细密的雨，不大不小，却看不出停的势头，缠缠绵绵。

谢墨含和谢云继将崔荆送去了西房后，一起进了隔壁的房间，一边谈事情，一边下棋。

这里山林清幽，别院宁静，似乎脱离了尘世。

相比这里，京城便不那么安静，不但不安静，反而京中一时间人心惶惶。

法佛寺失火的消息在着火的第一时间，便传遍了南秦京城大街小巷。

法佛寺是南秦第一大寺，建立千年以来，只发生过两次大火，一次就是两百年前的大火烧没了半个佛寺，回绝大师在火中圆寂。第二场大火就是今日了。

法佛寺一直香火鼎盛，被南秦上下誉为圣佛寺。每隔三年，普云大师都会开坛讲佛法，遇到哪里大灾荒，法佛寺会派人去广施善粥。是以，法佛寺颇受天下百姓推崇。